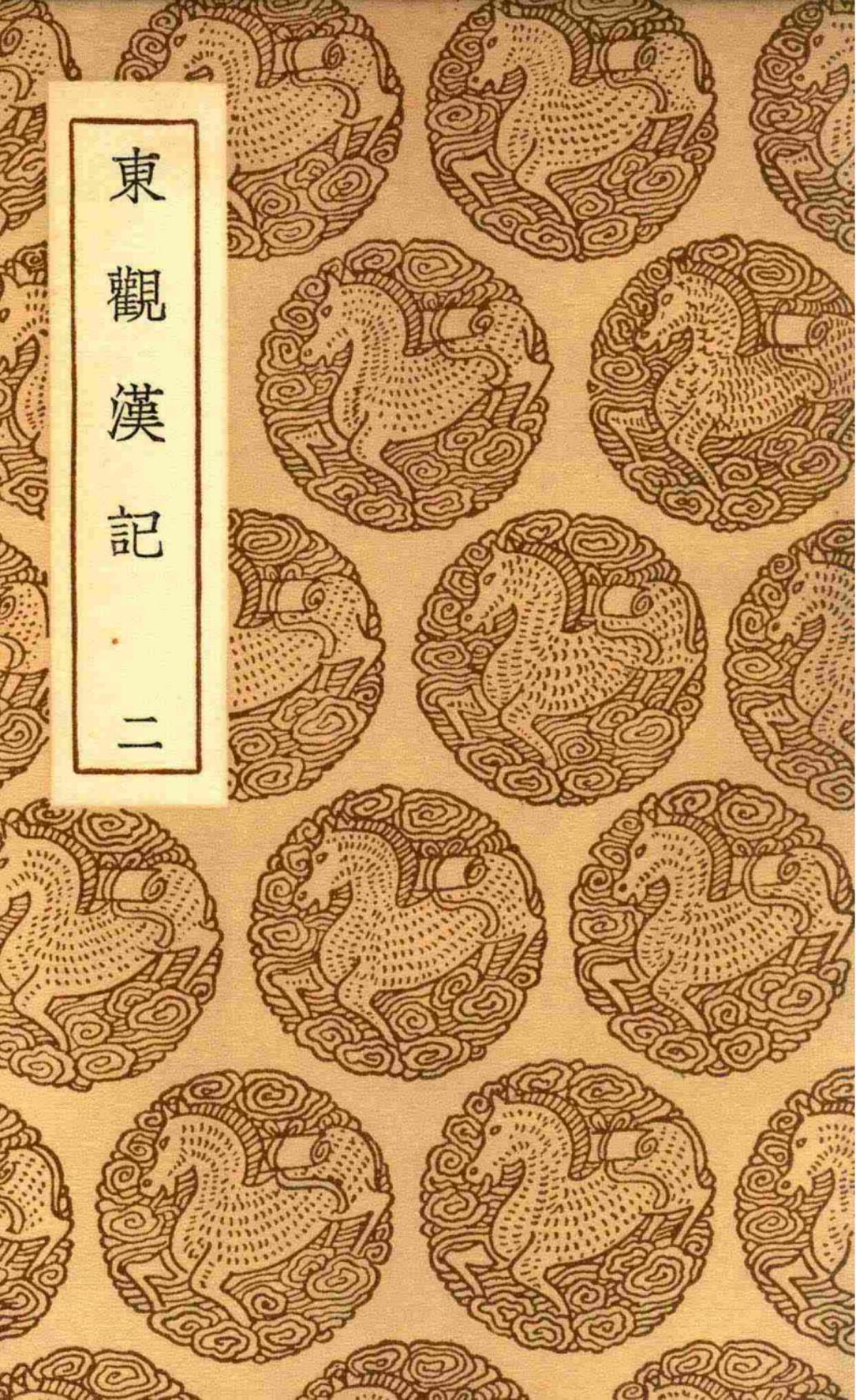


東觀漢記

二





東觀漢記

(二)

班固等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班固等

發行人王長沙南正街五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各埠
商務印書館

東觀漢記二册

編主五雲王

叢書集成初編

壽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卽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卽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日悉衆出降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鮪〔案〕范書不載徒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

刀藏馬當胸與此異

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

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皐襪榆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

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

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

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

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

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闢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

而闢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時

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

永勸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
逢城門中道迫使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

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永爲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永子沈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苟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黨

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

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

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

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遣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

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

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

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

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旣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

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

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

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

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

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

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數爲諫

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旣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
吳漢爲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憊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曰。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爲衍觀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并白。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壠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荀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爲尙書郎時事。豹爲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閼

王閼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閼，乃出爲東郡太守。閼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閼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紂

丁紂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紂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紂願付本鄉。或謂紂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紂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確之地。今紂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紂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紂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紂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旣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大江入飽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肅宗詔鴻與太常

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歎鴻平御覽作鴻以林論最明儒者稱之數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

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曰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爲六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日食鴻爲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巨公馮翊雲陽人

宣彪

宣彪案彪子秉子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案范書本傳丹以太平御覽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贍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爲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

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鮑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輒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卽收繫惲。難卽害。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卽將各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卽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

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齋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歛教曰西部督郵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歛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達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贈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堪爲蜀守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笮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轎車白布被囊爲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案〕此句疑有脫誤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颯

衛颯子產河南修武人〔案〕范書本傳颯字經注作字子何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案〕酈道元水經注作字子何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縕著衣民惰窳少蠶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綺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

履溫煖。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乂。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爲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爲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案〕范書本傳。曄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爲市吏餽餌一筭。上德之。建武初拜爲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調曄曰。一筭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河內懷人。爲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祕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恒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長史，假鼓吹黃麾，超討焉者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

〔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旣服疏勒于闐，欲因此回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用。因此回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

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爲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年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長子雄子尚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案〕衆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遺練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廬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

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歸〕范書本傳元字上疏曰抉瑕摘釁掩其弘美
長孫蒼梧廣信人傳博士范升奏不宜立元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後文

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尙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尙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曰命往汝諾因拜榮爲博士引闕爲議郎〔案〕范書本傳引闕弘俱爲議郎與此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

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
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案〕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舉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

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
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拾投間。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
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
知如此。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
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
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辯說。詔曰：五
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
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本傳。郁字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
仲思。郁兄子名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
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
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

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叔元。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良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縕袍糲食麤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子。仲子順子。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爲立祠堂盡禮而去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驥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驥馬御史

桓礪

〔案〕礪，鬻子。范書本傳作磾。一名嚴。

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礪到吳郡，刺史劉孫

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雨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偏治五經，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謔。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卽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識記，以誤人。」

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譏譚上疏爭之。此二句卽疏中指斥譏記語前後文調。譏訕圖識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案〕范書本傳昆陳留東昏人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剗瓠葉爲俎豆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軼昆子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洼丹

洼丹字子玉。〔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洼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

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遷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懇遂至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無譽謗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上卽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案范書本傳長樂安臨濟人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瘡痏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晝卽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謂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子然山陽東緝人。字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字傳子晉。晉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玄

張玄字君夏。〔案〕范書本傳。玄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飢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案〕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莽時爲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卽國師公之誤未者惟硯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邯

丁邯〔案〕邯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昭注引趙岐三輔決錄注云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溫序

溫序字次房〔案〕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檣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案〕范書本傳嘉字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敝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衛。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爲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嫋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狹道爲國堅守。士民饑餓。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時衝。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

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士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漁陽令〔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爲魚復長

楊正

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况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効歸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寃此皆何罪而至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

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駰

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案〕駰，蒙孫。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穀饌，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寔

崔寔。〔案〕寔，范書本傳：寔字子真。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民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

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爲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餌。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范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搘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字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靈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搘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卽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道。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貢爲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間。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

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鬪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幘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白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轂。陞見帝廷。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案〕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齷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叢皆諸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案〕范書本傳作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旣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異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爲臨淄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釜竈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案范書本傳堪字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宰相

孫堪

孫堪案范書本傳堪字子優可南無氏人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閒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爲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遯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詔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尚無袴，寧爲家給人足耶？」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鯁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遷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秦〕范書本傳。平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旣免，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承宮

承宮。〔案〕范書本傳。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猪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案〕解土太平，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貨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迺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

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縗均南陽安衆人范書本傳作輔

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笞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案范書本傳作輔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尙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案范書作輔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鮑陽鴻

鮑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備
備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
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施頭以戟叉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卽尺一
出升政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
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
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
者著爲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案〕郇恁范書周變黃憲傳序及文選李善注並作荀恁隱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辟恁署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
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敢不來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墜詔出匡左遷卽丘長〔案〕范書吳良傳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束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致米肉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爲田禾將軍孝爲郎歸告每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污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

如孝肥賊并放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卽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案〕廣世南北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茹菜兄弟怡怡與此異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間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餓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續孩抱奉之不

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下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裏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閣興召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蓋延代鮮子喪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州將謂延也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徐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嘗見上曰聞卿爲吏撝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曰聞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筭餅卿知從

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此言也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糴與民饑鼠者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案太平御覽作初代到當發百老小闖府門攀車扣馬啼呼曰舍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上封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案范書本傳倫爲三公值帝屢有善政乃上疏襄美去年以下乃其疏中述近事語前後文闕

桓虞

桓虞字伯春案范書章帝紀李賢注作仲春馮翊萬年人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鄆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寵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會稽鄭弘字巨君爲鄒縣令魯春雨霜鄒穀獨無災爲太尉以日食免

袁安

袁安〔案〕范書本傳字爲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御公汝南汝陽人爲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安爲賓賜束帛乘馬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碣易姓爲朱後徙于宛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賊操弓弩欲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義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車平王蒼辟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璧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表善黜惡抑強絕邪歲

常豐熟吏民畏而愛之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建武十六年四方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暉爲守數年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四以爲常

韋彪

韋彪〔案〕范書本傳彪字上議孟達扶風平陵人時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告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此蓋彪議中語范書節去

韋豹

韋豹〔案〕范書本傳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夫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郭躬

郭躬〔案〕范書本傳躬字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

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尙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職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均好義篤實失兄事寡嫂恩禮敦至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且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月餘遷尙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王景

王景案范書本傳景字仲通樂浪渤海人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建初八年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箇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

也遂不受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幅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章和二年帝崩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中有諸生乘小車馬頓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范問爲誰所從來生白廬江太守掾嚴麟爲太守奉章來弔范惻然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人窮今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王阜

王阜見南蠻西南夷傳字世公蜀郡人

案阜書作追附少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

盡日辭欲之犍爲定生學經攜錢二千布兩端去母追求到武陽北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昇曰今我出學仕宦儻至到今母乘跛馬車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年七十爲食侍謀童子傳授業聲聞鄉里案此段文義難明疑有脫誤補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翶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

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屬稽榆與阜不受憲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疑有姦詐。以狀上。憲遣奴驕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

秦彭

秦彭字國平。〔案〕范書本傳作伯平。扶風茂陵人。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萬石。秦氏。彭擢開陽城門候。爲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設四誠。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滿道。彭在潁川。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

玄賀

玄賀字文弘。〔案〕范書本傳作字文和。岩渠人。常璩華陽國志。遷鄴令。政化大行。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曹褒

曹褒字叔通。〔案〕范書本傳作褒。魯國薛人。篤學有大度。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

其念至忽忘所之舉孝廉拜車府令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襃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喪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餧粥多蒙濟活。

賈逵

賈逵字景伯。案范書本傳遼扶風平陵人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尙書教授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召逵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建初元年詔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江革

江革字次翁。案范書本傳齊國臨淄人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革專心養母幅巾履屨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轎輶車不用牛馬永平中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恆自禮焉時有疾不會輒敕大官送餐醪恩寵莫與爲比于是京師貴戚順陽侯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召馴

召馴字伯春〔案〕范書本傳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
范書本傳不載馴九江壽春人會爲議郎

〔案〕范書

馴九江壽春人會爲議郎

李育

李育字元春〔案〕范書本傳扶風漆人育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杜根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案〕范書本傳根字伯堅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案〕范書本傳篤京兆杜陵人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爲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

窺京師篤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宋揚

宋揚扶風平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案范書清河王慶長子祐嗣立是爲安帝追謚揚爲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趙勤

趙勤字益卿案太平御覽作字孟卿南陽人劉賜弟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案此段一本作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勤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良鷹矣下輔卽中嘗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

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于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爲安陽尉。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當守令。義奉檄而入白母。喜動顏色。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至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脰。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益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梁鴻

梁鴻〔案〕范書本傳。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

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鴻還其冢。鴻不受。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案太平御覽作梁鴻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醜而肥力舉石白擗對不嫁願得如鴻者至年三十鴻聞聘女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爲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鴻病。因與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持尸柩去。後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傍。子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郭鳳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嘗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張酺字孟侯。案范書本傳。酺汝南細陽人。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授于南宮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顯宗以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卽位。出拜東郡太守。賜錢三十萬。酺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元和二年。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使尙書令王鮒與酺相難。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帝甚欣悅。酺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滿道。和帝初。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予以衰減貪邪便佞。酺拜太尉。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

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酺爲太尉，父尙在，酺每遷轉，乃一到雒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以日食免。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除爲下邳令，視事未朞，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雹，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權豪懾伏，政號嚴平。

巢堪

巢堪字次朗，太山南城人，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贈贍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熹聞恭志行，每歲遣人送米肉，辭讓不敢當。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不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

欲察君治迹耳。案本來者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帝時伐匈奴恭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衡使奉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爲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于中國憫念民命也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勤不失其中案書不載前後文闕范

魯丕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專心于學朝夕孜孜兼通五經以魯詩尙書教授爲當世大儒拜趙相爲政尙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徐防

徐防字謁卿沛國銓人上疏曰試論語本文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盜賊傷稼穡防比上書曰陳過咎遂策免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云時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尙交遊以不肯親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爲尙書性純淑周密慎重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章帝時決獄多近于重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爲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聞于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埋葬由是卽絕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陳忠

陳忠〔案〕忠寵子范書本傳忠字伯始本傳忠字伯始范書爲尙書令數進忠言辭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此疏前後文調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尹勤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荆棘

何熙

何熙字原闕〔案〕此下二字溫范書本傳一字溫〔案〕孟孫陳國人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絕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熙能爲威

容贊拜殿中聲動左右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魏霸

魏霸字喬卿。案一本作字延年濟陰人也。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臯。郎官有乘皂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悲淚晝夜泣涕。至病。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與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尊樂故常服麤櫛。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案一本傳光祿大夫。此延平元年下當有闕文。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卽自入辭。其妻手奉案前詭。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遂失計。義不敢相屈。卽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應順

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應奉

應劭〔案〕奉順曾孫范書本傳奉字世叔爲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側陋政稱遠邇。

應劭

應劭〔案〕劭字仲遠〔案〕仲遠范書本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鄭瓌

鄭瓌〔案〕瓌范書本傳作據字平卿黎陽人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邪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瓌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瓌素六十四由是顯名轉司隸校尉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樂恢

樂恢字伯奇〔案〕范書本傳恢京兆長陵人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何敞

何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遷廷尉正張湯爲廷尉以殘酷見任

增飾法律。比干常爭之存者千數。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鄧。光祿大夫。鄧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敵。〔案〕范書本傳。敵字高扶風平陵人。爲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周榮

周榮〔案〕范書本傳。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尚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梁諷

梁諷。北地弋居人。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感。奔馳來降。諷輒爲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於道。

李恂

李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在家下。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食不二味。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復徵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爲廬。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王渙

王渙〔案〕范書本傳：渙字稚子，河內溫人。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爲雒陽令。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馬市正數從買羹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案〕范書本傳：時元和初年，香爲郎中。詔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王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詔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絲各一端。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識。〔案〕御覽作兼好。太平天官星氣，鍾律曆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爲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事執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卽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黃瓊

黃瓊。〔案〕瓊，香子。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黃琬

黃琬。〔案〕瓊孫。字子琰。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噭。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少。以樊儻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周紓

周紓。字文通。〔案〕范書本傳。紓下邳人。爲勃海太守。詔書到門。不出。先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贍。身築墼以自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李充

李充。〔案〕范書本傳。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去其婦。魯平爲陳留太守。請充署功曹。充不受。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張表

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案〕范書。張奉附見劉。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表不設樂。

郭玉

郭玉者。〔案〕常璩華陽國志。玉字通直。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脈。右陰脈。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衆〔案〕范書。有宦者傳。載鄭衆以下九人。攷劉知幾史通謂桓帝令崔寔等作孫程傳。稱程爲順帝功臣。則知本書不別立宦者傳。今從之。編附于各朝諸臣後。用見當曰史官曲筆爲記述者。

戒；

鄭衆字季產。案范書本傳。爲人謹敏有心。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東觀漢記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張敏〔案〕范書本傳敏字伯達河間鄭人拜司空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受歐陽尙書于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爲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雒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帑藏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塞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

楊秉

楊秉案秉靈仲子范書本傳時帝

數微行故秉有是諫

楊賜

楊賜案賜字伯獻光和中有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案春秋識

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閨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

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案范書

本傳賜時爲賜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
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
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圃廣壞田園廢民居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
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任尚

任尚編草爲船置于簿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薛苞

汝南薛苞案范書劉平等諸人傳序苞作包字孟常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馮良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所輔。

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尙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案〕一本作倫。典尙方作紙。用故麻紙。木皮名穀紙。魚網名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

龐參

龐參字仲達。〔案〕范書本傳。參河南緜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籬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爲太尉。以災異策免。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張軒

張軒將吏兵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左雄

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篴撻尚書左雄案范書本傳伯豪南郡涅陽人字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平始加撻罪非古制也帝從之卿于是始免撻篴

周舉

周舉字宣光案范書本傳汝南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張綱

梁冀作平上輶車侍御史張綱案范書本傳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獨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冀

王堂

王堂案范書本傳堂字敬伯廣漢郪人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于杵臼之間遷膠東相〔案〕范書本傳祐舉孝廉以光祿四行連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遵憲舉正以聞〔案〕司馬彪五行志陽嘉元年十月望都蒲陰狼殺兒童九十七人故有是詔范書

載失

丘騰

丘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韓昭

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

趙序

趙序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

孫程

孫程字稚卿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爲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爲嗣案傳此句上下當有闕文范書安帝紀及本程謀誅江京于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斬江京閻顯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以功封程爲浮陽侯萬戶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王國鄆侯。

苗光

孫程賦聚脯分與苗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

籍建

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胡廣〔案〕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龜

陳龜〔案〕范書本傳龜字叔珍上黨涉氏人爲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劉祐

劉祐〔案〕范書本傳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爲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擢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竝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白馬令李雲〔案〕范書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

移副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章毅

章毅爲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案〕范書本傳。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朱紫區別。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爲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案〕范書本傳。桓帝時封賞。諭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

段熲

段熲字紀明。〔案〕范書本傳。熲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略。時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爲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略。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案〕范書嘉二年時延。明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案〕范書本傳。熲期於誅盡諸羌。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深斥招降之謬。此疏當非熲語。

馬賢等亡魂也。〔案〕范書本傳靈帝建寧元年春頬大破先零諸種子逢義山時竇太后臨朝下詔褒頬此其詔文頬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案〕范書本傳
建寧元年夏頬復敗羌時張奐上言羌種難盡宜以恩降詔書下頬故頬上奏辨之此其奏中請頬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頬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般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萬七尺絳襜榆一領赤幘大冠一具頬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頭長燕烏校柂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劉寬

劉寬〔案〕范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略嗜酒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也寬夫人試寬意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案〕范書本傳球伯真下邳淮浦人字爲繁陽令清高不動

張奐

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敦煌酒泉人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湏上奐馬二十匹〔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遣奐金鏹八枚故奐有使金如粟之

語此有
闕文。有
免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爵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
案范書本傳免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免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前刺史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案范書本傳球漁陽泉州人爲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股慄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惶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大司農陳奇案范書本傳作陳稀舉咨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爲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昱爲沛相，乃相與共除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符融

符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卽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案)范書本傳彪字。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字史雲。(案)范書本傳丹陳留內黃人。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曹節

曹節。(案)范書本傳節字。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案)此書未知何時所上。要是濫賞時，爲譏之辭。

皇甫嵩

皇甫嵩〔案〕范書本傳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案〕范書本傳尤字子師太原祁人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簾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溫

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孔融

孔融〔案〕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擢其限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爲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邕

蔡邕〔案〕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詔問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事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靈帝紀此光和元年事蓋兩月間虹災再見邕徙朔方上書求還

續成十志。〔案〕劉昭續漢書注載邕所上書略云臣自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大史舊注攷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患中道廢絕不得究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一所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據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顧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續遺闕昭明國體攷十意即十志也范書本傳李賢注載十意之目云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餘闕又劉知幾史通稱邕于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三十意中當有朝會蓋今得其七其三篇則不可攷云

周珌

周珌〔案〕范書珌見董卓袁紹諸傳以珌爲漢陽人李賢注引英雄記作周惲字仲遠武威人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劉翊

劉翊〔案〕范書本傳翊字爲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子相穎川穎陰人

劉艾獻帝紀云翊張掖人日擄掠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郭汜

呂布

呂布〔案〕范書本傳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蔣疊(案)蔣疊以下二十八人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攷編附于此。

蔣疊字伯重爲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爲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爲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卽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雍儻

雍儻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癱瘓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耽癱

梁福

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真掾

范康

范康爲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蔣翊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宗慶

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郝刪

郝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刪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喜夷

喜夷爲壽陽令蝗入輒死

李庸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巴异

巴异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止學宮。

卜福

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太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駭犀劍。

楊喬

揚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翟歆

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成

魏成曾孫純。坐訐訕國除。

畢尋

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姦人妻。國除。

段普

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溫良稱于儒林爲太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太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沈豐

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蕭彪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囂

陳囂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爲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鬪橐駝。以爲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倉及橙橘龍眼荔枝。〔案〕范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未有單子來朝事。此文疑誤。南單于上書獻橐駝。賜谷蠡王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

衛護焉。〔案〕范書和帝紀此賜單于之谷蟲王於除鞬也。上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祚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傀搆。大漢是治。魏冒踰糟。意合。罔驛劉脾。平端。旁莫支留。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纏繡。多賜繪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傀讓龍洞。蠻夷報嗣。陽雒僧麟。願主長壽。莫穉角存。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傀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繩動。隨旅向化。路且揀雒。歸日。聖德渡諾。聖德。魏菌度洗。興人綜邪流藩。冬多霜雪。邪尋螺。和雨貌溝瀝灘。寒溫菌補邪推。部人辟危出主。聖德渡諾。深恩。魏菌度洗。富厚。綜邪流藩。霜雪。邪尋螺。和雨貌溝瀝灘。寒溫菌補邪推。部人辟危歸險。涉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籍憐憐。土地幢。高山扶路側祿。緣崖石發家。百宿到雒。捕蒞菌昆。父子同賜。懷橐匹漏。四帛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義。作詩三章。輔令健爲郡掾。田恭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辭詩。此文提官傀搆以下。並夷人本語。注大漢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者也。

西羌

西羌祖爰劍。爲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爲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爲神。推以爲豪。護羌竇林。奉使羌。顚岸降。詣林。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後顚岸兄顚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

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案〕范書本傳

作漢岸

羌什長輩便〔案〕此上文闕下文

金城隴西卑湏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案〕載記之名爲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東親以平林下江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攷新市平林發難最先。公孫述削平獨後。史通舉此以包載記之終始。則知其他專兵竊據者盡當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而朱鮪立壇城南清水上。謂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卽日皆戮。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璫。

綏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爲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雒陽。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歡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襟裾。〔案〕姚之翻本作被服威儀。不以衣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襟裾。罵詈道路。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蓀鄉。轉至湖。赤眉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爲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仍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

赤眉乃封爲畏威。〔案〕此下一侯字赤眉。〔案〕此上下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案〕此下詔鄧禹收葬霸陵。東海公賓就。〔案〕公賓就申屠志皆更始所封陳遵爲更攻未央宮。庚戌。〔案〕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爲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玉璽。改爲潁陽侯。〔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申屠建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鮪也。此文疑誤。

陳遵

陳遵。〔案〕班書游俠傳。使匈奴。詔賜駿犀劍。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本傳盆子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謂盆子及其兄茂與前西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俠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俠卿爲制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僭立後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朱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案〕城陽景王卽朱鮪也。盆子乃其裔孫樊崇等以巫言景王大怒。

而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拔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蠶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案〕呂母范書附劉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溢虎

王郎〔案〕范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卽易之〔案〕范書本傳初王莽墓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遂委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爲天子移以故得全云云此卽王郎惑衆之辭也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爲天子移護朕躬云云此卽檄中語而稍異者蓋范書乃節錄之文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墓殺賴知命者將王郎遺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棨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與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乎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案〕范書本傳容作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徒爲雲中太守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案〕此恐卽寵父容事而採掇者誤屬之寵

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旣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羸祖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𧔗蟆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臥。子密等三人縛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勿稽畱。書成，卽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郎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郎，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案范書岑彭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伐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侵暴時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淯陽反三年帝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篡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喟喟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

北取河西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險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城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漢圍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襄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

士不下百萬衆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帝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荆邯以

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竝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堅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憇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讖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延岑〔案〕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

延岑，字叔牙，築陽人。〔案〕范書公孫述傳作南陽人。岑衣虎皮襪榆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書岑彭傳，建武四年，戎聞秦豐被圍，刻期日降，而妻兄辛臣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戎疑其賣已，遂不敢降。後爲岑彭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案〕本書單文碎句無篇可歸者別爲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案〕以下三條俱姚之廟本此見班書王莽傳舜莽從弟本書載此當是徵引及之也

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還第〔案〕此見班書佞倖傳賢謂董賢本書當亦引及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案〕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帝詔文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有沛宮一條均非史體疑是他書之文而誤題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案〕此亦見北堂書鈔

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卽明三事不同也〔案〕此條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攷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始建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爲一所此其辨晰之語未知何人所陳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案〕此條見徐堅初學記

栗駭蓬轉因遇際會〔此〕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儻之言虜欲去。

詔書今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於李賢注李注中所引本書原委分明或其文別爲他書所引可採錄互證者皆已散見各篇其僅摘半語或一二字不

可句讀者統編於後若本書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焉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璜作惶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擇國重譯奉貢李賢注擇東觀記作擅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綠山登百崧山李賢注卽柏崧山也在洛州綠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崧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犧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清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

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五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卽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

篤作淫。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賁休舉蘭陵城降董憲聞之自鄴圍休帝敕曰可直往擣鄴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擣作擊

范書耿純傳真定王劉揚造作識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密勒收揚純至真定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雒陽以光爲信郡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徒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注東觀記勝作騰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范書王常傳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李賢注東觀記黃字作箕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印等曾懃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冀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尙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東觀記作安平皇后紀又云由尙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嬪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李賢注嬪字呂忱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嬪亦譏刺意衍賦又曰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謂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賦下文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衍賦又曰捷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李賢注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

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汲冢周書作大人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郡國志揚州所部無郡名尋陽者晉陽亦縣名荊州南陽郡此疑有誤

范書丁鴻傳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誤也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熲傳云出橋門谷

